

一场不期而遇的浪漫

段邦芹

盛夏，暑气蒸腾，连日的燥热裹挟着城市的喧嚣，让人心生烦闷、倍感浮躁。周末，我与朋友驱车奔赴郊外，只为寻一方幽静清凉，觅一份夏日安然。正是这场随性出游，让我们邂逅了一场藏在乡野湖畔、不期而遇的浪漫。

我们开车驶出城区，一路向北，车窗外的景致渐渐褪去城市的繁华，换来满目清爽绿意。公路两侧的田野无边铺展，碧绿的玉米层层叠叠，青翠的秧苗错落交织，浓郁饱满的绿意铺满广袤大地。田埂边，草木葱茏繁盛，细碎的野花星星点点散落其间，自在摇曳，悠然生长。清爽的夏风穿窗而入，裹挟着泥土的温润与草木的清甜，吹散了周身燥热，拂去了心底浮躁，只剩满心的松弛与安然，让人瞬间沉醉在乡野独有的静谧清凉之中。

正当我们沉醉沿途风光之时，一片耀眼无边的金黄猝不及防闯入视野，瞬间锁住了我们的目光。几百亩向日葵热烈绽放，在澄澈的夏日晴空下铺成一片

壮阔鎏金碧海，明媚夺目，惊艳时光。一株株向日葵亭亭玉立、枝干挺拔，身姿昂扬而坚定。硕大饱满的花盘层层叠叠，万千花盘连片成海。微风漫过花田深处，整片花田金浪翻涌、连绵不绝，漾开层层温柔的金色波纹，淡淡的花香混着清新草木气息四下漫溢，裹挟着盛夏独有的热烈与温柔。

蜿蜒的木质步道穿梭于花海之间，曲径通幽，步步成景。我和好友踏着微凉的树荫，沿着步道漫步，尽情徜徉在满目鎏金的诗意里。温柔的阳光透过枝叶与花朵间隙洒落下来，细碎的光影落在肩头、铺在脚下，暖意融融，温柔缱绻。我们随心漫游，穿梭在高低错落的花枝之间，俯身细赏花瓣的细腻肌理，静静凝望花盘逐光盛放的姿态，沉浸式感受着这片花海蓬勃鲜活的生命力。遇风光绝佳之处，我们便驻足停留，互相取景拍照，定格盛夏最美的瞬间。或是侧身依偎花海，让金葵满目入镜；或是迎风浅笑，与夏日清风温柔相

拥。和风拂动发丝裙摆，繁花映衬明媚笑颜，每一帧画面，都是独属于盛夏的温柔浪漫。

周遭游人皆是步履舒缓、悠然闲适，褪去了生活的匆忙，尽享山野清欢。有人静静伫立花间，凝望满目盛景；有人结伴闲谈漫步，轻声笑语，温柔安然。整片花海隔绝了尘世纷扰，只剩清风、暖阳与满目金黄。置身其中，平日里积攒的忙碌疲惫、生活琐碎的烦闷焦虑，都在徐徐清风、灼灼金葵与暖暖日光中悄然消融，心底只剩纯粹的欢喜、安宁与惬意。

“更无柳絮因风起，惟有葵花向日倾。”穿越千年光阴，司马光笔下向日葵专一澄澈、向阳不移的风骨，此刻尽数生动绽放。它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，没有桃李的娇艳浮华，不刻意雕琢，不哗众取宠，只凭一身纯粹热烈的金黄，扎根沃土、坚守本心、追随暖阳。纵使盛夏暑热灼灼，纵使四时风雨更迭，它依旧初心不改、向阳而生，以挺拔坚韧的

姿态，诠释着执着热烈、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量，令人心生敬意，倍感治愈。

这场轻松随意的郊野之行，这场与金葵花海的温柔相逢，便是盛夏给予我们最温柔的馈赠，也是生活最动人、最珍贵的不期而遇的浪漫。原来美好从不在远方，只要心怀温柔、用心感知，寻常岁月、烟火日常里，亦藏着无尽诗意与万般风光。

人生长路漫漫，起落浮沉皆是常态，前路难免遭遇风雨阴霾、困顿迷茫。而这片向阳而立、逐光而行的向日葵，恰恰告诉了我们最珍贵的人生真谛：生活纵有风雨，本心终要向光。不必困于一时阴霾，不必怠于岁月漫长，心怀热爱，方能笃定生长。

愿往后余生，我们皆如这盛夏金葵，眼底有光，心中有爱，一生向阳，温柔坚定。在平凡的时光里坚守热忱与期许，携温柔前行，赴人间万般温柔，在自己的节奏里，活成永远明媚向上的风景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林晓见此年纪四十多岁，生得浓眉大眼，颌下留一缕长须，腰间悬着一把长剑，眼睛直盯着自己手中的小塔黄，惊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，所为何来？”

中年男子哈哈笑道：“我乃慕容飞鹰，今日自然是为小塔黄而来。”

林晓只觉得眼前一花，手中的小塔黄已被慕容飞鹰夺在手中。慕容飞鹰将小塔黄放在眼前查看，得意地说道：“原来你就是小塔黄，都说你非但有断骨再生之妙，而且习武之人吃了还能平添数十年的内力，就让本帮主来验证一下吧。”

“你敢！”“看剑！”“大胆！”

几声断喝同时响起，欧阳靖西与赵氏姊妹各自收手，一齐转向慕容飞鹰攻去。这时又有十几名武林人士从山上山下飞奔而来，当先之人乃是云圣左角。他来到近处，扬手向慕容飞鹰打出一记飞镖，飞镖劲力十足，发出嘶嘶破空之声。

慕容飞鹰陡地倾斜蹿出，同时将小塔黄揣入怀中。刚躲过左角的飞镖，赵氏姊妹的长剑已经刺到身前。慕容飞鹰躲避不及，只得运力于手掌向长剑拍去，只听得“啪啪”两声脆响，赵氏姊妹的长剑硬是被他的手掌拍得偏离了方向。

慕容飞鹰刚呼了一声“好险！”日圣欧阳靖西的右拳已经打到面前。慕容飞鹰身形急转堪堪避过来拳，赵氏姊妹的长剑又已攻到，他身体后仰，用左手拔出长剑向赵氏姊妹反攻回去。

欧阳靖西眼见慕容飞鹰连续躲过数名武功高手的合力夹击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心中惊叹对方武功高深的同时，杀心更盛，大声喝道：“拿命

来吧！”使出十成内力挥掌拍出。慕容飞鹰丢掉长剑，双掌平推而出相迎。只听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慕容飞鹰的身体被震得向后翻转而出，他双脚落地后狂喷一口鲜血，接着纵身向山下奔去。欧阳靖西与云圣左角及十余名武林人士紧紧追去。

此时悬崖边上只剩下韩图父子、吕思及刘彩奎和赵氏姊妹。吕思瞧着刘彩奎道：“公主殿下怎会来到此地？”韩图父子急忙跪下向刘彩奎叩头行礼，刘彩奎道：“你们平身吧！”

韩图父子谢恩后起身向吕思道：“实在对不住了，没有了小塔黄，你今后如何是好？”吕思悲叹道：“你们不必自责，如今我已身败名裂，纵然有了小塔黄又有何用？”向韩图道：“这山上俱是虎狼之穴，老伯快些带着大哥离去吧。”

韩图道：“小哥为何不与我们一同离去？”吕思惨然笑道：“这山上少说也有千余名武林人士，他们哪一个不以杀我为荣？老伯已经为我冒险一次了，我岂能再次连累你们。再说小塔黄已经不在，我也无意离去，你们还是快些走吧。”

“可是，小哥……”韩图欲再次劝说吕思。

吕思打断他的话道：“老伯如若再不离开，我就跳下这悬崖。”

刘彩奎惊道：“公子不可。”

韩图见吕思心意已决，只得拉着韩歌的手向吕思道别。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老来说伞

张桂亭

小时候，下雨外出时，打的是啥伞，早已忘记了。只记得1958年，我考入徐州火车站工作后，做车号员的多年里，打的那把黄油布伞。

那时的下雨天，无论是在编组场的铁道边上走着核对，还是停步抄写货车上的号码，都得打着一把大大的黄油布伞。为的是遮住手中的纸质列车编组顺序表，别让雨水把它打湿变模糊。要是湿得烂了，就不能抄对了。

回看过去的60年里，大儿子进入铁路系统工作后，在徐州北站也干过车号员工作。直到去年退休前，下雨的时候，在编组场上抄写核对货车号码，打的是黑色化纤伞。过去的黄油布雨伞，早就不用了。

细看这把很现代的化纤伞，中间的长伞杆、撑起大伞面的长骨条，还是沿用老传统，都用木料制成。让我不解的是，为啥不用轻便美观的不锈钢呢？

大儿子说：“过去是在纸质表格上抄写核对车号，现在都是在专用手持机上操作。雷雨天气的时候，为了防止感应电干扰手持机，导致手持机失灵而不能操作，所以伞杆、伞骨都还是用木料制成。”

照这么看，铁路上的车号员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只要下雨就得打伞。再看看其他行业，如果下雨时也需要露天干活，差不多也是打着伞遮雨。就是我们老百姓，步行外出时，只要下雨天，一出家门就得撑开伞。

回想上世纪70年代前后，我家住在中兴街，出大门往西一拐，过了铁路老闸口，向南走几步，就是

铁路第一小学。那时，只要放学时突然下雨了，就得赶快给在校的孩子送伞去。

千禧年前后，我家迁往王场东村，正在上学的孙子孙女都住在我家。

那时，他们有的在铁一小，有的在铁三小。只要是在放学突然风起云涌，眼看就要下雨了，就得赶快送伞去。老伴送近的，去铁一小，我送远路的，拿着伞直奔铁三小。而此时的校门前，早已围满了送伞的家长。

由此我想起了，伞的繁体字“傘”：上面一个大大的人，中间四个小小的人，中间是长长的一竖，组合成了一把撑开的大“伞”。雷雨交加时，上面的人，护着下面的四个小人，别让大雨淋着，乃是对家人关爱的亲情啊。

现在看看我家里的伞，长把的、短把的，能折叠的、不能折叠的……平时不用时，都是藏放在不起眼的角落里。一旦风雨袭来，伞就会被理所当然地撑开，顶着风雨冲了出去。而在炎炎烈日下，伞又成了能遮阳的太阳伞了。对此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”——伞的可贵之处，是从来也无怨言！

前几天，有位铁路老同事，来我家商谈今年小聚。

正谈得高兴时，外面突然下起了雨。等到事情谈完，还是紧一阵慢一阵地下个不停。我赶忙从阳台上拿出一把伞，递给老同事。他却从自己带来的手提包里，拿出一把折叠伞，微微一笑说：“老话说‘饱带干粮晴带伞’，还能淋着咱这些‘老车号’？”